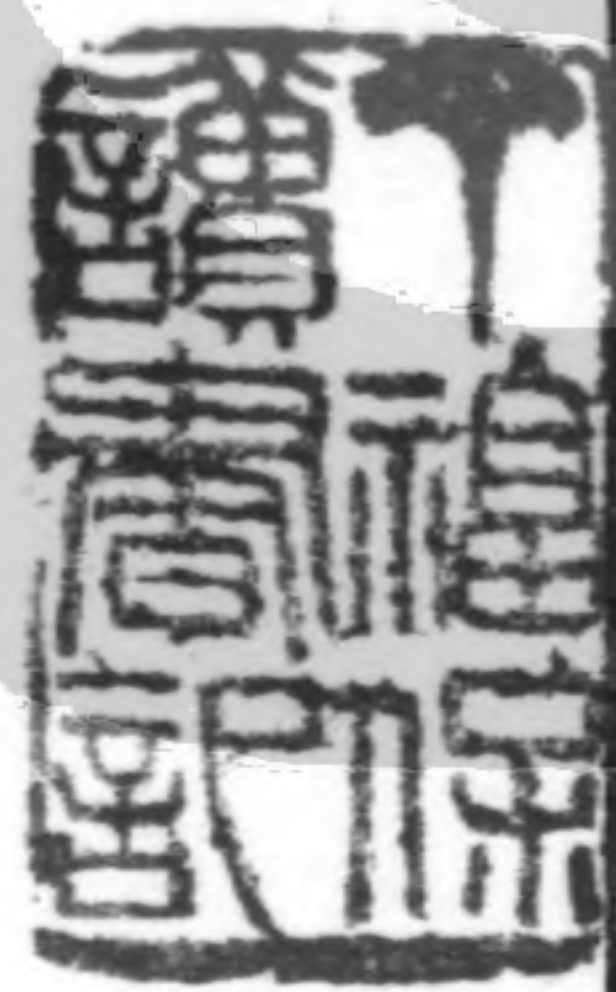


杜律虞註序



廬陵楊士奇撰

杜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
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
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
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

古詩人之意顏謝以後稍尚新奇古
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
出號近體于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
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
諸作者猶皆從容蕭散有餘味可諷
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

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
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拘于法律亦
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
踰矩爲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
作者代出雕鏤鍛鍊力愈勤而格愈
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于法律之

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豪氣皆無
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於海登
高者必於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與
百季之前趙子昂虞伯生范德機諸
公皆善近體亦皆宗於杜伯生嘗自
以漢庭老吏謂深于法律也又嘗取

杜之七言律為之註釋伯生學廣而
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
矣觀其題桃樹一篇自前軍已謂不
可解而伯生發明其旨瞭然仁民愛
物以及夫感嘆之意非深得于杜乎
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

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取其大而畧其小故錄此未足以見伯生然少伯生能爲此也

黃德時刊

杜工部七言律詩目錄

上卷

紀行

恨別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撥悶

愁

即事

峽中覽物

暮歸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懷古

詠懷古跡 五首

蜀相

將相

諸將 五首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省宇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簡吳郎司法

呈吳郎

題人屋壁

柏學士茅屋

崔氏東山草堂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隱逸

覃山人隱居

題張氏隱居

南隣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玉臺觀

四時

即事

暮春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秋興八首

登高

秋盡

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阻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而眠其立其臥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也末因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幽燕平而洛城可歸矣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縣屬荊州府

憩息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雞野哭如昨日

物色生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

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任運無心得妙

柝警夜之木今之柳子也○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隣

鷄生能對物色又為就句對格言其曉發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東方啟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鷄鳴人哭皆在將曉之際已如昨日之曉矣日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能條然而變也今我乘舟眇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地不必眷戀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謾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

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起結要寫出聊短述之故

自負甚奇

分付花鳥妙故對新巧而自然

亦自有趣

善詩者每思敵手

尚友及古何等懷抱

劍外劍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
指河南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
自殺其將李懷僊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此詩言久客劍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
之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泣也既悲
即喜故隨看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
所以謾爾捲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
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光可
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
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
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晚節漸於詩律細亦此意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

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今渠述作與同遊

陶謝謂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公所居草
堂有水檻謂之新添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
詩○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且短述故追
感平生而自謂性僻喜工詩每造語必欲驚人
不然雖死不自謂性僻喜工詩每造語必欲驚人
詩篇皆漫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
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為垂
釣之地不用渡江特以槎浮渡以代船亦好奇
之意爾今此水勢如海可憑檻長吟而我陶謝二
能苦思安得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
子之妙手者使之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同遊於此檻必平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

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換柁開頭捷
有神已辦青錢防雇值當令美味入吾唇

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
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
富水春鳥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
陳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麴米春裴劍之傳奇記
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
春亦必為酒名也長年三老人中呼舟師之名峽
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換柁開頭凡欲開船則
換轉柁尾則船頭便開故曰換柁開頭川人始以
準折一色見錢為青錢○此題為撥悶而終始云
雲安之酒蓋必在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
一酌便醉思往飲之以撥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
以取一醉亦易事爾若果下峽而往豈特一酌而
已定有幾巡之醉也遂呼舟師之名言我實愛汝
等換轉梢柁以開船頭其捷疾如有神助下峽有

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準備雇船之值當
使麴米春之味入吾唇口也乘舟已下六句皆為
假設之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
渴之類乎取醉銷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雇
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未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
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換柁此就本句對格也

愁

字字性情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冷冷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
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巫峽在夔州有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
跡詩渭水秦山在關中迺南所居也○楚辭云芳
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
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水冷冷然本非有

人只畏其險即冷非世情別自有
心眼對之
深于觀物心目靜甚
公自注強戲為是體

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
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亦
此意也底心性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如此
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
水無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意此四者皆所以感
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解
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此生得見與
否况今民已病而歛不休此亂之所以生得見與
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
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即事

好一幅雨景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
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馬卿司馬長卿相如也蜀人多病消渴疾阮籍晉
人字嗣宗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
哭而返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
軍駐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
得罷兵戈也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水多以
川名秦州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
封地秦之為號自此始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
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
翊陽陵縣入渭○言衆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
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棋未可
食其蕭瑟可知矣况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
宗即事傷情尤可知矣况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
人情洵洵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為斷腸
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州而可為斷腸
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相接續疑州字西
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
而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蓋未聯即時之事
即物之第三聯即身之亂蓋未聯即時之事

峽中覽物

曾為掾更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翠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三輔者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更。華州為扶風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三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為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趨三輔。而在潼關之內。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嶽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觀巫峽造天有類華嶽。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觀河華。則為掾吏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而衾枕未離。豈復有管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以居

不知何時去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應曾為憶在四字。今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則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寰宇記。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秦川鼓鞞言京師尚屯兵防吐蕃也。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及到家之景而起興。迺自歎其欲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難容者也。末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明旦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闕舟楫

黃均名曰三字。安頓得妙。

清橋。

物體不難于老。而難于細。不難于宏。而難于深。又妙在不可入歌行。

非實缺也無雁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棲歸途所見也鳥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搗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稱意之懷宜乎深歎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吾命者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曹長亦為補遺因在兩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竝坐交愁

濕白鷺群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夜經雷雨旦日微寒而鶯棲枝故愁宿雨之濕羣鷺高飛故喜毛翮之乾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因自歎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十九愛人酒後清狂之

寫出二鳥情性自笑悶除是戲筆

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之意也而鶯立於樹枝堅疑不動若竝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愁濕羣鷺回翔振迅於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太劇乾言其甚喜也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三峽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斷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夜夜不見日月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馬馳風不為疾

也五溪漢書武陵五溪蠻夷謂雄溪楠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衣服言其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之賦以致其意中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此篇公先諫已所至之地未及庾信過詠古跡也支離字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嘗陷於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南天地之間但見巫峽之高峻足以蔽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地險俗惡如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山言此我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時至於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庾信自比謂其哀江南之賦名重於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一句三聯應第一句結引事自比以終支離漂泊之義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不層層用事結得更高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
 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宋玉宅在荊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歸州亦有宋玉宅雲雨荒臺宋玉為楚王賦陽臺託興以言也今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陰但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此詩因有宋玉之宅而專

詠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九辯悲秋玉蓋為傷屈
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搖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
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亦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
亦可以效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
千年之後尚為歎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閱其蕭
條而惜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蕭條實跡
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
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者乎又因雲
雨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
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至今指點其事而雲雨疑
其果為神女之所為也唐人詩云一自高
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

起得磊落

翻用畫事神化後世因圖識面
當時惡画毛延壽自取誅戮
認作陽漢歸村更妙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
漠獨留青塚向黃昏回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
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南郡秭
歸人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迺使
圖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
者五六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
于來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
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昭君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
信外國恨之不及復留昭君名字在路馬上彈琵琶以
寄其恨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昭
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
晉石崇字季倫作明君詞本昭君避文帝諱遂改
今曰明妃從此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
臺稍遠關山無極云云呂延濟曰紫臺宮名琵琶
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
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十八拍云
琵琶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此詩亦因
有昭君村而專詠昭君也言羣山萬壑之間尚有
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別紫宮居朔
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向黃昏猶云夜

泉冥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畫圖之容爾。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月下之英靈，爾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言後世畫公之所傳也。春風面，治容之謂。送聯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恨之無窮也。琵琶釋名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因以為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棄船步道歸魚復，改縣為永安。後遂卒於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受遺詔處。縣有先主廟武侯祠，後封為威烈武靈仁濟王。水

經云永安宮在魚復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迥闊，入峽所無。魚復縣即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有先主廟。武侯廟崇慶州亦有先主廟。在晉原縣西二里，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又曰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幸。天子之殂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爾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於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安既為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虛無。馮夢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祀祭，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

對法奇變。下句好眼。真不以成敗論古人。

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為左相。呂望姓姜。字子牙。釣於磻溪。之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矣。故周文王出獵。遇於渭水之陽。曰。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師。封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漢蕭何與曹參同佐高祖。定元功。後相繼為相。○此詩極贊諸葛公。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貫乎往古。來今之宙。迺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遺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荆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爾。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材。直可與伊

尹呂望為兄弟行輩。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哉。但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荊州之軍向宛落。益州之眾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未迺言。嗒乎。天運已移。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後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濱。可勝歎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二里。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龍畝。好為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

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為至。

千年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又因老宗。添我憔悴。 澤

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迺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宮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年春亮與魏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卒於軍栢武侯手所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工織錦濯於江中而賦之也故號錦江○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外古栢森陰之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閒之地少人經過也因觀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已任開基濟業歷事而君其言曰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也先

將相
主之志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渭濱之師司馬懿怯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迺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之事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多少才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南山終南山也玉魚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往遊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

五首各用議論
防護發陵

馬得病死天子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
坐後病死天子於此我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
我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
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
魚宛然見在怪亦隨息金椀當用作玉椀恐避玉
魚故改作金南史沈炯傳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
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畧
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長安
號北斗城涇渭二水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
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水至京兆合渭水涇濁
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材官漢書材官蹶張
指眾武臣也○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
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
篇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
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山而
墓謂有千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尚能入
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覆葬地今朝食
時已見陵中金盃出在人間蓋一夕為胡人所發

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我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
勝吐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樹旗旌於北斗城
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
用愁亦不可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戎
其數不少將軍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材官
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之辭可謂
峻而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三壘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千八百
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天驕前漢匈奴傳自
稱為天之驕子回紇者匈奴之種也至德元載郭

四句一氣呼動筆陣迴翔
恥借胡兵
責望深切使人愧憤

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哥舒翰失守敗績龍起指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北乃安史所起之地今肅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此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也言答者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迺築此城奪據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拔漢之旌旗也以匈奴稱突厥以漢言唐俗用事爾豈料今日迺籙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之隘節度使乎首因言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之隘狹若有無中國之意幸然肅宗起於靈武中國猶有主也雖然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答昇平之時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世則聽天子之獨憂乎其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

守境足食

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洛陽河南府也秦關百二漢紀秦得百二馬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天下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相國謂王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堯封方輿勝覽云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為祿山所破宮殿已灰燼長安為祿山所陷秦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未能全歸安矣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疆何處可覓此征伐之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因責諸將曰補衮宰相之任也今諸將加官皆專內任則干預衮職多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有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盧龍節度王縉之臨邊

本行原言

也稍為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兵器為農具庶幾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以為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扶桑十州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樹長數十丈周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銅柱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越裳後漢南蠻傳交趾之南越裳國周公相成王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翡翠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為飾南海明珠後漢賈琮傳交趾多珍產明珠翡翠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大司馬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帝親餞於郊此殊錫也侍中貂後漢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

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冠天王春秋周稱天王○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將居外責其虛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故交趾珠崖之貢不來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而言南海指珠崖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出處然總之不離海中言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之所蔽而南蕃之貢玕久絕則聖朝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有魯為大司馬者其總兵於外也又皆帶內任而插侍中之貂然徒爾叨冒殊恩而已因復歎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朝以圖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彼之辭也言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也杜公之在蜀中常北望京闕故少回首也而言也

土律書注

卷

一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錦江濯錦江又曰即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巫峽見前愁詩註望鄉臺在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嚴武鎮蜀南為參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三持節而為節制鎮蜀一為刺史綿州未泰元年四月嚴武薨○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而今又往矣是可歎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居成都亦曾共迎中使可謂親密遂言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而持藩鎮之節前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閒累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

宮殿

既亡不可見之末迺歎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此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鎮之則危須仗出羣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入哀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掌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五夜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止於戊故曰五夜箭漏箭也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臺漢武時有青鳥集於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杵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

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

壯麗自足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與帝龍蛇動旌旗上雉尾也。絲綸禮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池鳳凰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讓冊既進蒙帝曰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酒味爽之初天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棗而有醉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馬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暖故旗影動惟風微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賈至有詩送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為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詩結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鶴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天門天子之門也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宮即大明宮也鳩鶴漢有鳩鶴觀在甘泉宮蓋借比當時之禁掖也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省門戶邊鏤中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鳩鶴觀在內禁因日出春晴故久矣雪消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朝會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句方言晚出歸家而全題完具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唐內正殿

春容富麗

意外意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泚景移。書漏希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後天祐間罷。引東省。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夔龍。舜二臣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疑。邃比天上鳳凰池。○公為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紫宸廷中。望見天子。將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殿。故云。雙瞻御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風轉而飄滿殿上。羣臣班列。廷中。因在花下。而見日影之移。紫宸內衙。晝漏時刻。少待外廷高閣之報。故稀聞拾遺底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知。及其退朝。則省臣中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左省。少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

省宇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

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退朝之事。與前篇同體。

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雲

老健有情

掖。迺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梧。長十尋也。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竹埤。掖垣之上。編竹為儲。胥若城上之睥睨也。西北地寒。二三月常雪。其積陰之處。春夏不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宮中

杜詩

卷

一

種花柳故有次聯之景二句富麗混成前四句詠
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欲報效而
旅進旅退所以遲回出院者不遂其宿心也公之
報效在於切諫而君政缺無一字奏疏平日自比
之重今果何如所以愧之也蓋有所諷而言故題
辭以警同列爾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未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桐息一枝安

公直宿之夕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遠故清秋夜氣
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
欲自語而凄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
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巳鄉書

獨也 後尋

斷絕欲歸則關塞路遙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
州棄官已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
強參謀幕府如鷓鴣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鬱
鬱久居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
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淡雲踈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
落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衝暮景
不勞鍾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
肯信吾兼吏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
陂之陽○此詩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
踈故易散而晚晴實堪時落果已熟而又經雨也
苔先自生院中階潤長苔不因雨而生也樓臺獨

會中有此知花焉得不繫人懷

高夕陽倒影射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不辨天色
惟聽鐘鼓聲亮則明日之晴可知今既見銜暮景
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浣花多著笑人應笑我
不得出院而玩晴景然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
雖為吏猶在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
不懷歸舍也前六句賦院中晚晴結二句懷西郭
舍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
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音溪

公自注檜木名不才可充新
而已惜蜀地最宜種

檜見夢弼註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
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卜傳董賢用
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
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朝背郭言浣花
溪在成成都外也蔭白茅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
也路熟者公久寓寺中而多遊城中也次聯言堂
所有竹樹亦郭外溪頭之物色也飛鳥語燕皆因
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鳥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
巢故頻來不已也末以楊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
其辭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凡用故
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為神奇也木吟風竹
滴露鳥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
各得遂其性也

卜居

查一水字有筆法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

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西郭外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公到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之萬里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管孔明送吳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名在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溪即乘興與棹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前四句一意敘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之繹如也城郭之間人事煩雜公卜居江上挹其清濯其流既盡塵事又浣塵襟所以可消公之愁也第三聯言蟲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遊萬里尋訪王猷山陰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

狂夫

居者乎又按裴冕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可見裴非知己其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西居草堂蓋可見其情義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浣花溪水西一句第五句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
淨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
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見前卜居詩註百花潭寰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詩成用末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堂近百花潭可以濯我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前四句賦草堂見其居則可矣然又必有所養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今厚祿者久無書問則不

琢句難盡

極無可奈何之極善自處之適狂豈易言哉

美舞貌

香襲衣

漸至也

念我之貧矣。稚子有待於撫育，今常乏食而有饑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幼不能慈，至於一身亦將轉乎溝壑。蓋由踈宕放曠之所致也。踈宕放曠，宜乎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為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笑其老而更狂也。然則狂而直，公可謂古之狂也歟？又按公之饑困，若此則裴冕待公之薄，又可見矣。

野老

趣事妙手窮境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潭即百花潭，劍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天之峻棧道也。在綿谷縣琴臺司馬相如與文君貫酒處。

佳境堪畫

全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者

王壘記云：在浣花溪北，東郡今滑州也。城闕至德二年，成都陞為南京，公自註得稱城闕也。○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江岸迂回，故不正柴門。瞰岸而開，故亦不正也。魚網客船，江上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漁賈之事乎？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劍閣之險為可悲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相如之事，但路遠不得歸爾。况今王師未息，城闕之上畫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杜律厚言

卷

十一

江指浣花溪也。○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村對言而不失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領聯事物之幽。頸聯人事之幽。燕之自去來見物之並育也。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忘機也。妻子競為嬉戲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俯足以畜妻子。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療病之外更無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雨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

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却岑非

我隣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赤甲山名其山高天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膊故謂之赤甲赤甲白墮瞿塘峽口二山方

輿勝覽云在夔州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炙背獻芹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叟常衣緇屨僅以過冬暨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管人有美莢其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若此類也鄭審薛據却昂岑參公之故舊也評事少崔評事弟即中欠考○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忘芹曝之情繼之謂愛君之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即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飲故雖抱病亦從其滿泛勉為酌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公於遷居之樂不獨樂焉其於天倫亦厚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襄西頭古堂本買藉踈

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江風颯颯亂
帆秋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斂愁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漢西草堂借吳
司法居之漢水名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
之漢居人分其左右謂之漢東漢西也姻婿之父
為姻婭而婿相謂為婭○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
謂吳郎自忠州而來我迎至漢西草堂居之因言
我初買此舊宅以其寬朗可藉以踈豁我之宵襟
今則借吳郎自州中遷來停居而宴遊也頸聯賦
草堂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
作親眷相見之也但許我坐於軒外頻來斂愁而
已堂室之奧則未許直入也然亦相調之辭爾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

無食無兒四字不合說不若人
以為不成語何故 于困窮人

不惟體態又生出一段愛敬彼
呼駝者何人 菩薩心腸於濟
人話頭

此抵綠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踈籬却
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此詩公因堂前有棗隣婦得以取為食及吳郎來
居則此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斷往來故公賦
此以囑吳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來一任西隣寡
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養須棗以給食也苟非困
窮所迫此婦人寧有此事只緣本婦深懷畏怯則
轉須親暱使得不來撲棗也今此婦因吳郎遠
客而恐其見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亦非如此而
吳郎即使編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
此句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少如非此也故
尾聯云此婦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府徵求
貧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兵戈若此婦之窮
困者甚眾為之墮淚雖欲兼濟而不可得况此一
婦可不任其取棗乎勉吳郎再容其來也此篇見
公之惻隱仁惠鰥寡使在位者而推行之即治岐

也之政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堦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碧山學士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迺焚章長嘯而去。三冬足。東方朔傳。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士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勤。不以人爵棄天爵者也。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蓋水浮堦而溜成。

新決之渠。傾蓋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聯茅屋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卷。况欲求富貴。可不讀五車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王給事。王維也。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維嘗作輞川圖。傳於世。○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少其別業也。自發鍾磬。非指寺觀塔廟之類。故有編鍾石磬在堂。必貯古彝器及古樂器之類。故有編鍾石磬在

宥甚。不得。

初美。然生成律詩。入歌行。

有韻。

堂中而崔君時自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
崔氏草堂結迺及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
而閉門不入賓客故不如東山
草堂之可愛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赴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鵲鴿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荊州江陵府也峽內巫峽之內鵲鴿水鳥行則首
尾動搖詩棠棣篇鵲鴿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
在江陵方輿云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
拒嶢關嶢關在峽內上洛北藍田南武關西禹鑿

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紱紱也又金章紫
綬鷁江東人畫鷁於船頭以驚水族鷁水鳥名黃
牛荊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見送韓十四
江東省觀○遠行音問多虛况兵戈之際尤易妄
傳今觀迎妻子既至江陵則所傳真矣始解前日
虛傳之憂也鴻雁之飛有先後之序失一雁則缺
其行是則有兄弟之倫者矣鵲鴿之飛則鳴行則
搖有急難相應故以二鳥為兄弟之比影來峽內
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達江陵也嶢關之
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道經其地而至此則亦
不覺其遠矣峽江夏秋多險冬寒水落則其流正
穩可以乘舟出峽下江陵矣末酒言盛服乘舟即
往相見新年不少迺弟報遣平安於
峽中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
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極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

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甚踈枝半不禁

晉王戎好作如意舞起聯追念迺弟來自藍田之時雪寒勞苦往來他鄉與我相乾使一家有聚會之喜故云生春色藍田杜曲同在三輔之內是為故國今弟去彼而移家就此兄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後四句極言歡愛之狀起舞長吟猶以為未足復索梅花共笑而梅迺初發尚不禁冷是其春色反不如我生春色矣白頭吟不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為園須似邵

平瓜近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傳覽羣書為文綺麗羅含字君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為桓溫別駕以

解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及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徑惟乘仲羊仲從之遊為兖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也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此詩公因觀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先賢之宅今已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牆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假又言二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築居宜有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邵平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涓滴然兄弟勸酬雖多飲妨病亦無所恨也蓋深以得遂同居為快爾

隱逸

○覃山人隱居

士

二

十

深心高調老氣幽情

危語卓識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遮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常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迺南方之星也北山移文齊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徵君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駟馬一車四馬也漢四皓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此覃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勒銘矣次聯即隱居而言謂其已死獨存松菊林壑黯然而餘遮戶因歎我非不肯隱也見此離亂思欲匡君濟時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為此時少須經此山而隱也未復歎舉世之

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在其中莫能如山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繼踵而來也按公嘗自比稷契故不得已而出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詩小雅伐木丁丁金銀氣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兼伐木篇求友之事也

幽鮮有骨口齒森然金銀氣貪者自不識也此有至理不心與俗人注明二句隱居間道之言上二字成句下五字即解上二字是折腰體

春間潤道。歷水雪後。猶有餘寒。
二句正寫。幽意非人歷也。

寫出村僻人情如見

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然寫出
有至足之味。
有濃有淡。當由實歷故見。

春山而潤道。猶寒者。冰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歷
冰雪而行也。石門深窅。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丘
正日斜之時也。因美張公。惟能不貪。故夜間常識
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時貴盛之家。朝來麋
鹿遊其地矣。或云。遠害而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未
言我乘興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
出處而忘矣。及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
不為名利所縮。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公蓋
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
居之事。後四句美張公而致歎服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
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前四句
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過南隣之事也。野航。食
貧而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真隱士之賢者也。野航
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爾不然。其日公與渡船而
訪南隣者。而三人也。結句用別時之景。
亦見先生與公周旋談笑而不能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麋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
放春。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廬山。廬山記。管匡谷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
匡廬。在潯陽。即江州。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族姓

湯能詩又曰湯休廬山有香鑪峯釋氏要覽三國
 時高僧鄧隱峯遊五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傳燈
 錄舒州澗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
 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
 以物誌其地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
 以卓錫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
 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此詩公將發
 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此詩公將發岳
 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我欲遠遊廬山近
 僧房以隱居迺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
 大易沙門也大易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
 之詩我所以見其麗藻也既藏其詩又嘗開篋而
 觀以擬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頸聯即
 別時之景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鑪峯上作寺以
 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塵止於
 鑪峯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
 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
 乾元間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者久別之
 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旻公尚能如向時之好事
 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為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
 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處未言有人來說
 旻公常話我為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
 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云爾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
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香
積寺冠山俯江而山霽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時
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
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蓋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
懷鄉之愁觸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所以迥添
其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暮方達
結句言見此閣僅在山霽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迎
官貴之地爾次聯山霽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
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霽之所見爾若寺上
則在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平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歛。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綠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遠峯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鍾之僧
不暇與公交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城殘照近
市濃烟無非暮景故公言其多病之餘獨居而愁
每在闕寂之時難遣如裴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
從容不得同遊以破其闕寂也未遂謂之曰知爾
苦吟而瘦然於交遊之際踈懶之甚怪其不肯頻
來相與周旋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所
居不遠故詩之言如此前四句是暮登之景後四
句寄裴十之言

以觀內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雖是江境語有神焉。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龜窟石。勢參差鳥鶴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玉臺漢禮樂志游閭觀玉臺注云上帝之所居馮夷河伯水神羸女列僊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因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公為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鳳至皆隨鳳飛去秦姓羸氏烏鶴橋淮南子烏鶴填河成橋以渡織女○起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曰遙又曰高居次聯以水僊女僊之事比觀中道士所奏之音樂也第三聯賦觀前之景而烏鶴橋亦是用事借龜窟之實景然二句皆為恍惚竒怪之狀所以描

寫僊境也末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能飛行則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去矣然未必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稱亦因對上句而用此名爾

四時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乍晴乍雨暖氣薰人鶯鶯來往凭欄寓目此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捲簾而坐如在圖畫之內已可喜矣但峽中山川迫窄尚不及瀟湘洞庭之上空曠而寬平

虛無二字下得靈活。兩句遂精。

也故末句及之鶯渡水而飛遇雨之濕故却迴鶯銜泥營壘正欲其潤故不相妨也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平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峽中巫峽之中也瀟湘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洞庭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州巴陵縣西北見後所思詩注○此詩特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爾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况卧病愈覺悶人故云下有擁塞惟想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卧病不去故云虛映空也次聯言夕雨長風亦使人鬱悶不舒如草閣野地之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

聯言鴛鴦方立洲渚之上而復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叢聚也言飛來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鍾情語別
看他用虛字之妙。小縱繩墨。最
是傾倒。律詩不甚縛律者。
警策之至。可以動悟。不特鹿句
而已。

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春色况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宜痛飲以盡餘春不可嫌其多酒也第三聯又即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情也即曰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盛衰不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爾今按此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來巢塚

創出高興

真朴見字有景

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

無主故石獸毀敗也第五句不可因便信詩云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富麗之景則與上下句意皆不貫通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齊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齊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篇承上章而作言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者以曲江之花飛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典衣沽酒於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為人生須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光與

人生共流轉而不息今春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蓋留春之辭爾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撩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四句亦自忠肆揚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

苑即芙蓉苑之外曲江在苑之北拂衣王獻之字子敬為人高邁不羈年幼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於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此篇及後篇疑論房縮遭譴怒徒官之際而作也○此篇及後篇疑論房縮遭譴怒徒官前詩欲行樂賞春之比矣久坐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爾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耳為

人所棄絕而不逐朝參實與世態背馳也末復責其前日牽於薄宦絕迹滄洲所以至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蚤辭官而去也滄洲只是滄浪之洲言官於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註其以為神儒之境謬矣吏情愚謂言官於朝而常懷吏隱之情則久與滄洲疏遠矣

曲江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燕脂落
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苑牆芙蓉苑牆也江亭曲江之亭新軍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

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金錢會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以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金錢止言錢也錦瑟傍蓋曲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錦瑟猶瑶瑟之類也○此篇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疑公已罷拾遺不得與曲江合宴之賜故曰何時題云對雨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慕侍臣之榮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江雨中之景第三聯言時值雨而衛輦方留禁衛宮中不復遊幸曲江芙蓉苑之別殿謾爾焚香待望也末復自歎不得同受詔賜會此江亭曰何時曰暫醉羨慕之情亦至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淋漓炎海接
奇峯碑兀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

井水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與難乘

喝傷暑病即今中喝也玉井水唐制百官賜水漢
 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
 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
 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
 有期會狀毋迺令從後園出去應休璉與滿公琰
 書曰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孟公遵字也山陰雪興
 見前卜居詩○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
 已極鬱蒸是年之熱獨早故云何須也公嘗為左
 拾遺例受宮中賜水之恩今卧病在外則不得與
 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宮恩在道之人則思霑
 以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且長也結
 句因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用陳遵王猷二
 事然但畧用而不全本其事實也只是言我非不
 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執熱前六句言多病執熱
 末二句言
 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題已若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
 蠖况迺秋後轉多蠖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本屬無稽縱筆至此

蠖即今全蠖北方有之公論房瑄事帝怒乾元元
 年七月貶華州北地早寒於七月六日猶熱疑甫
 託意以譏之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冰
 厚百尺○公自拾遺貶官華州以待臣而任掾曹
 去省掖而居州廨本不勝鬱抑而煩懣矣又值其
 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蠖多蠖亦
 以秋熱過時故此蟲不蟄而苦人註家以為賀蘭
 進明諧瑄於帝并及公故公被逐此聯蓋指當時
 諧愬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
 冠帶坐曹文案繁冗故欲狂叫末聯欲棄去而納

八詩大體沉雄。撰句富麗。哀傷之
無恨。盡在言外。故文自不厭。小
家。數那可行佛。

末句掉下一聲中。高千聲。高聲。

木律屬言
也涼

○ 蘓興 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巫山巫峽並在夔州白帝城有白帝樓又有最高樓在夔州公孫述所築據蜀自稱白帝○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畧及長安之秋景而未極言之也露凋楓葉至於滿林則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殺而蕭森峽江之間波浪蹴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

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未言人家感此秋氣蕭森亦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練之聲天寒歲暮愈關情矣安得不移情形於詠嘆哉江間即巫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舟江中之物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衣乘槎按張騫及西域傳騫使西域窮河源無乘槎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乘槎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處有城郭屋舍中有婦人織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

杜律書注

蜀訪問嚴君平還以問君平平日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牛女即此人到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子
 美亦承襲用之爾畫省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
 香爐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
 從公嘗為尚書員外郎故自嘆爾堞即今女牆也
 彩堞以粉飾之○此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
 極言其思歸之切也夔城孤立當日斜之時公登
 臨其上言我每依北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欲
 歸而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
 在此則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
 使今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
 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違
 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
 隱隱為可悲也不特此爾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
 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
 豈不猶可悲哉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應京
 華畫省一句又因聽猿
 而言皆以夔城長安交互對言之也結又應起句

而為始終之辭也北斗一本作南斗必謂公在南
 望北也不知南斗迺江湖之外不直夔城况長安
 又上直
 北斗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遠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結語令人酸心古今同感

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
 治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論
 房瑄忤旨貶華州掾此南愧不如匡衡也漢劉向
 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
 講論五經於石渠南言不得如劉向講經於朝也
 ○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安
 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靜秋氣清也江樓翠微之
 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氣清也即此樓每日之

所見漁舟已越再宿猶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
 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
 微而燕子其自適且如此宜公之有感而自嘆也
 謂我亦能如匡衡之抗疏如論房瑄而帝怒則功
 名分薄不及衡也亦欲如劉向之傳經然不在京
 受詔則心事背違而不及向矣非惟不及衡向但
 如我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乘肥衣輕馳騁於
 五陵之間我何為久淹於此獨江頭之寂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
 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直北言夔之北方迺隴右關輔之地擾攘也征西
 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未息鄜道元水經云魚龍
 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
 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夜水○此詩專為長安之

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安自祿山之故至於代
 宗之世朱此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而公又客
 巴蜀故云聞道甚似奕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內
 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棄奔竄而第宅皆為他
 人所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濫進非復向時勳閥
 衣冠長安正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
 又遲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之故乎况
 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
 之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以事寫景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
 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
 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即隋大明宮唐高宗
 龍朔三年改蓬萊宮金莖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

鍊句雄渾
 回開宮扇故識聖顏有映帶法

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屑
 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
 命駕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
 之上王母又漢武帝時王母降於承華殿見早朝
 大明宮詩註紫氣關尹喜內傳關令尹周大夫也
 名喜善天文登樓四望見東來有紫氣浮關喜曰
 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著道德經雉尾殷高宗因
 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此即緝雉羽為扇翬以
 障塵也青瑣見前晚出左掖註○此詩用長安故
 事以起興末迺自嘆而懷舊也唐自明皇尊玄元
 聖祖朝獻太清頗以神僊為事然高宗龍朔二年
 改大明宮為蓬萊宮已有慕僊之意故此篇借周
 漢神僊事起興言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
 而承露銅盤竦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
 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尾
 扇而開但見日光旋遶龍顏羣臣咸觀儼若神人
 之見也未迺自嘆我獨卧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
 度立於青瑣門外以廁朝班者而今不復覩矣可

合起開情便妙

西句寫幸蜀之怨懷故京之思
不亦遠近如得見焉

感嘆中忍作氣象語有企望
感治之意

勝情哉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樯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在峽口夔州曲江在長安方輿勝覽云瞿塘
 峽在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峽迺三峽之門玄
 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言
 吐蕃陷京師也珠簾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
 繡柱柱幃繡作黃鵠文○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
 瞿塘曲江相去萬里而風烟相接同一蕭索矣因
 言管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內穿夾城至花萼相
 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迺天
 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
 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

不但雄壯而且深寂

中四語誦之心魂謾謾

漁鳥假對上句極險遠之狀下句極留滯之形

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
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
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帝里只在秦中
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
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
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與池關切

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卒穿昆明池帝欲征
越雋昆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
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
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織女漢宮闕記
昆明池左右有二石人相望以象牽牛織女石鯨
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
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菰又曰蔣又曰莢
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臺中有黑者

為烏鬱一云莢鬱苗硬者曰菰蔣秋結實迺
米也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也○此詩
因昆明池之景而嘆其今不得見也言此地迺漢
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猶若在人眼中也邊
象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中刻石之
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墜二句即
秋景而言迺謂劍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
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惟順流下峽則江湖滿
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昆明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羨陂香稻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
更移彩筆管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明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
湖御宿昆明是也紫閣峯迺終南之別峯與羨陂

甚有風韻春字又勝

皆在長安。僊侶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僊彩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此詩專為僕。僕之景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公。僕。坡。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歸。無。極。終。南。黑。之。峯。名。臨。乎。坡。上。者。也。蓋。公。自。長。安。而。遠。遊。僕。坡。少。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及。至。則。見。峯。陰。入。所。謂。半。坡。以。南。純。浸。山。是。也。領。聯。言。坡。上。物。色。之。麗。如。此。頸。聯。言。坡。上。遊。人。之。盛。如。此。春。相。問。遊。者。衆。也。晚。更。移。忘。歸。時。也。按。公。與。岑。參。兄。弟。遊。僕。坡。有。二。詩。又。與。原。少。府。宴。僕。坡。有。詩。又。有。城。西。坡。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所。作。之。詩。皆。以。文。彩。干。動。時。貴。求。見。知。也。故。此。詩。因。思。羨。坡。之。遊。結。聯。云。我。彼。時。弄。筆。以。干。氣。象。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迺。在。峽。中。吟。望。羨。坡。向。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後。又。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未。迺。嘆。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

雜起聯而句中各自對。老杜中聯亦多用此法。用雙字。須是精神。趣致。全見于兩言。方妙。通篇雄暢。結復鄭重。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蓋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去復迴。落木一句。應風急天高。長江一句。應渚清沙白。惟登高望遠。故見落木之無邊。長江之不盡也。又客於萬里之外。而獨登高臺。以多病之人。而對景悲秋。其為艱難。潦倒甚矣。安得不添白髮而廢酒盃乎。

秋盡

杜甫

卷一

四十一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號靖節先生。佩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父安。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多種菊。每携酒吟詠。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有頃。江州太守遣白衣人送酒。至便醉飲。而歸。典畧云。劉松。袁紹在河朔。飲雪嶺。即雪山。又曰。西山在成都。西劍門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一名劍山。自蜀出漢中。道皆由此。以門名。○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迴。茅齋指浣花西溪之草堂也。別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退矣。故老却陶籬之

菊空遇江上之酒盃也。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之來。蓋吐蕃入寇。故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也。未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况。何時得以開其懷抱。耶。其情亦悲矣。

十二月一日 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葉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月為臘。後漢音義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者也。雲安縣在夔州。即漢朐臯縣也。書鴈。漢蘓武使匈奴。十九年不得歸。宣言武已死。

公七言律。每每放蕩。此又參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

後昭帝議和或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
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為神遂放還鴈
本無傳書之事沿襲以為故事爾百丈巴人接竹
為纜以牽逆流之船號百丈明光殿名漢王商待
二陽殿起草作制誥肺病甫有消渴疾建丑之月
憐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憐而聞鴈見船迺江可
憐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葉未經遠塞之天椒盤更
媚又春意動之事也末聯以司馬相如自比蓋公
嘗獻三策於玄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氣之
疾卧病峽中亦如長卿之卧病茂陵也若得朝日
邊而起草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
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處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春風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新亭晉王導傳洛
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每至暇日
邀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
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
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相對作楚囚泣耶茂陵漢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免官家茂陵
○此篇承前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景也烟氣
暖則其色碧霧映日則其色黃寒輕日出運鹽發
舟臘月一日之春意動亦可見矣公留峽中不得
還長安若周顛等以中州士人而留江左公之卧
病峽中若相如卧病茂陵故頭聯以新亭茂陵二
事自喻尾聯遂言臘盡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惟
想移棹而去為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
移居夔州郭矣按相將迺發棹之狀兩人扶持而
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
坐得僊老暫相將亦言浮槎動移之意也

輕圓自在

杜律屬言

上卷

四四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遠。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意謂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即看者說若假如之義。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微矣。燕鶯花柳舉集目前。春光爛熳之時也。準擬此時開懷抱亦已矣。只愁年老親戚故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無與同玩。此時景爾若無親知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兼歎老思鄉。則我之懷抱。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慮還鄉之不易也。

上卷終

